

馮夢龍重編
增廣智囊補

第四冊

進步書局
校印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察智部詰姦卷十

王軌不端司寇溺職吏偷俗弊競作淫慝我思老農剪彼蠹賊摘伏發奸即威即德集詰姦

趙廣漢二條

趙廣漢為潁川太守先是潁川豪傑大姓相與為婚姻吏俗朋黨廣漢患之察其中可用者受計出有案問既得罪名行法罰之廣漢故漏洩其語令相怨恚又斗吏為鉅筭及得投書削其主名而托以為豪傑大姓子弟所言其後彊宗大族家家仇怨姦黨散落風俗大改

廣漢尤善為鈎鉅以得事情銅鈎者設欲知馬價則先問狗已問羊又問牛然後及馬參伍其價以類相準則知馬之貴賤不失實矣惟廣漢至精能行之他人效者莫能及

周文襄

周文襄公忱巡撫江南有一冊歷自記日行事纖悉不遺每日陰晴風雨亦必詳記人初不解一日某縣民告糧船江行失風公詰其失船為某日午前午後東風西風其所對參錯公案籍以質其人驚服始知公之自記非漫書也

蔣頴叔為江淮發運。嘗於所居公署前立占風旗。使日候之。置籍焉。令諸漕綱吏。程亦各記風之便逆。每運至。取而合之。責其稽緩者。綱吏畏服。文襄亦有所本。

陳霽巖

陳霽巖為楚中督學。初到任。江夏縣送進文書千餘角。書辦先將照詳照驗。分為兩處。公夙聞先輩云。前道有駁提文書。難以報完者。必來後道。初到時。賄屬吏書。從照驗中混繳。公乃費半日功。將照驗文書逐一親查。中有一件駁提該吏者。混入其中。先暗記之。命書辦細查。戒勿草草。書辦受節。遲以無獎對。公摘此一件而質之。重責問罪。革役。後照驗文書。更不敢欺。

張敞 虞詡

長安市多偷盜。百賈苦之。張敞既視事。求問長安父老。偷盜總長數人。居皆溫厚。出從重騎。閭里以為長者。敞皆召見。責問。因實其罪。把其宿負。令致諸偷。以自贖。偷長曰。今一旦召諸府。恐諸偷驚駭。願一切署。敞皆以為吏。遣歸。休置酒。小偷悉來賀。且飲醉。偷長以赭污其衣。裾。吏坐閭閱。出見汗赭。輒收縛。十日捕得數百人。窮治所犯。市盜遂絕。

朝歌賊寧季等數千人。攻殺長吏。屯聚連年。州郡不能禁。乃以詡為朝歌長。始到。謁河內太

守馬拔。願假變策。勿令有所拘閱。及到官。設三科以募壯士。自椽吏而下。各舉所知。其攻劫者為上。傷人倫盜者次之。不事家業者為下。收得百餘人。謂為饗會。悉賞其罪。使入賊中。誘令劫掠。乃伏兵以待之。遂殺賊數百人。又潛遣貧人能縫者。傭作賊衣。以綠線縫其裾。為識。有出市里者。使輒擒之。賊繇是駭散。

王世貞三條

王世貞備兵青州。部民雷齡。以捕盜橫萊濰間海道。宋購之急而遁。以屬世貞。世貞得其處。方欲掩取。而微露其語於王捕尉者。還報又遁矣。世貞陽曰。置之。又旬日。而王尉擒得他盜。世貞知其為齡力也。忽屏左右。召王尉詰之。若奈何。匿雷齡。往立堦下。聞捕齡者非汝耶。王驚謝。願以飛騎取齡自贖。俄齡至。世貞曰。汝當死。然汝能執所善。某盜來。汝生矣。而令王尉與俱。果得盜。世貞遂言於宋而寬之。

官校捕七盜。逸其十。盜首妄言逸者姓名。俄縛十人至。稱寃。乃令置盜首庭下。差遠而呼縛者。跪階上。其足躡絲履。盜數後窺之。世貞密呼一隸蒙縛者首。使隸肖之。而易其履以入。盜不知其易也。即指絲履者。世貞大笑曰。爾乃以吾隸為盜。即釋縛者。

王璣 王陽明

貞觀中左丞李行德弟行詮前妻子忠蒸其後母遂私匿之詭救追入內行廉不知乃進狀問奉敕推詰至急其後母詐以領申勒項卧街中長安縣詰之云有人詐宣敕喚去一紫袍人見留宿不知姓名勒項送至街中忠惶恐私就卜問被不良人疑之執送縣尉王璠引就房內推問不允璠先令十人於褥下伏聽令十人走報長使喚璠鎖房門而去子母相謂曰必不得承并私密之語璠至開門案下人亦起母子大驚並具承伏法云

賊首王和尚攀出同夥有多應亨多邦宰者驍悍倍于他盜招服已久忽十日應亨母從兵道告辦一紙准批下州中引王和尚為証公思之此必王和尚受財許以辨脫耳乃於後堂設案桌桌圍內藏十門子喚三盜俱至案前覆審預戒皂隸報以寅賓館有客公即舍之而出少頃還入則門子從桌下出云聽得王和尚對三賊云且忍兩夾棍俟為汝脫也主盜惶遽叩頭請死

蘇渙

蘇渙知衡州時耒陽民為盜所殺而盜不獲尉執一人指其盜渙察而疑之問所從得曰弓手見血衣草中呼其儕視之得其人以獻渙曰弓手見血衣當自取之以為功尚肯呼他人此必為姦訊之而服他日果得真盜

范櫛

范櫛會稽人守淮安。景王出藩。大盜謀劫王。布黨起天津。至鄱陽。分徒五百人。往來遊奕。一日晚。衙罷。門卒報有貴客入。僦潘氏園寓。拏者問有傳牌乎。曰否。命伺之。報曰。從者衆矣。而更出入。心疑為盜。陰選健卒數十。易衣帽如庄農。曰。若往視其徒入肆者。陽與飲。飲中挑與鬪。相執繫以來。而戒曰。慎勿言捕賊也。卒既散去。公命與謁客西門。過街肆。持者前訴。即收之。比反得十七人。陽怒罵曰。王舟方至。官司不暇食。暇問汝鬪乎。叱令就繫。入夜傳令做備。而吏令飽食以需。漏下二十刻。出諸囚于庭。厲聲叱之。吐寔如所料。即往捕賊。賊首已遁。所留拏妓也。於是飛騎馳報徐揚諸將吏。而斃十七人於獄。全賊潰散。

總轄察盜

臨安有人家士庫中被盜者。踪跡不類人出入。總轄謂其徒曰。恐是市上弄獅猴者。試往脇之。不伏則執之。又不伏則令唾掌中。如其言。其人良久覺無唾可吐。色變。具伏。乃令獅猴從天窗中入內取物。或謂總轄何以知之。曰。吾亦不敢取。必但人之驚懼者。必無唾可吐。姑以卜之。幸而中耳。又一總轄坐在壩頭茶坊內。有賣熟水人。持兩銀杯。一客衣服濟然。若巨商者。行過就飲。總轄遙見。呼謂曰。吾在此。不得弄手段。將執汝。客慚悚謝罪而去。人問其故。曰。

此盜魁也。遽飲湯以兩手捧盃。蓋陰度其廣狹。將作偽者以易之耳。比韓王府中。忽失銀器數件。掌器婢叫呼為賊傷手。趙從善尹京。命總轄往府中。測視良久。執一親僕訊之。立服。歸白趙云。適視婢瘡口在左手。蓋與僕有私。竊器與之。以刀自傷。謀稱有賊。而此僕意思有異於衆。是以得之。

董行成

唐懷州河內縣董行成。能策賊。有一人從河陽長店。盜行人驢一頭。并皮袋。天欲曉至懷州。行成至街中。一見呵之曰。箇賊住。即下驢承伏。人問何以知之。行成曰。此驢行急而汗。非長行也。見人則引驢遠過。却也。以此知之。捉送縣。有頃驢主已蹤至矣。

維亭張小舍

相傳維亭張小舍。善察盜。偶行市中。見一人衣冠甚整。遇荷草者。將取數莖。因如廁。張俟其出。從後叱之。其人惶懼。鞠之盜也。又嘗于暑月。游一古廟之中。有三四輩席地鼾睡。傍有西瓜。劈開未食。張亦指為盜而擒之。果然。或叩其術。張曰。入廁用草。此無賴小人。其衣冠必盜來者。古廟羣睡。夜勞而晝倦。劈西瓜以辟蠅也。時為之語云。天不怕。地不怕。只怕維亭張小舍。舍吳音後遇警弓于途。疑而迹之。見其跨溝而過。擒焉。果盜魁。其替則偽也。請以重賂免。期

某日過期不至。久之張復遇諸途。責以渝約。盜曰。已輸於卧床之左足。但夜至不敢驚寢耳。張猶未信。曰。以何為徵。盜即述是夜其夫婦私語。張始大駭。歸視床足。有物繫焉。如所許數。兼得一利刃。悚然曰。危哉乎。自是察盜頗疏。

小舍智。此盜亦智。小舍先察盜智。後疎於察盜更智。

蘇無名

天后時。嘗賜太平公主細器寶物兩食盒。所值黃金百鎰。公主納之藏中。歲餘。盡為盜所得。公主言之。天后大怒。召洛州長史謂曰。三日不得盜。罪死。長史懼。謂二縣主盜官曰。兩日不得賊死。尉謂吏卒游徼曰。一日必擒之。擒不得。先死。吏卒游徼懼。計無所出。衢中遇湖州別駕蘇無名。素知其能。相與請之。至縣。尉降階問計。無名曰。請與君求對玉階。乃言之。于是天后問曰。卿何計得賊。無名曰。若委臣取賊。無拘日月。且寬府縣令不追求。仍以兩縣擒盜吏卒。盡以付臣。為陛下取之。亦不且數日耳。天后許之。無名以吏卒。緩至月餘。值寒食。無名盡召吏卒約曰。十人五人為侶。於東門北門伺之。見有吳人與黨十餘。皆衣縷經。相隨出。赴北邙者。可踵之而報。吏卒伺之。果得。馳白無名曰。胡至一新塚。設奠。哭而不哀。既徹奠。即巡行塚傍。相視而笑。無名喜曰。得之矣。因使吏卒。盡報諸胡。而發其塚。剖棺視之。棺中盡寶物也。

奏之。天后問無名。卿何才智過人。而得此盜。對曰。臣非有他計。粗識盜耳。當臣到都之日。即此吳出葬之時。臣見即知是偷。但不知其葬物處。今寒食節拜掃。計必出城尋其所之。足知其墓。設奠而哭。不哀。則所葬非人也。巡塚相視而笑。喜墓無損也。向若陛下追促府縣擒賊。賊計急。必取之而逃。今者更不追求。自然意緩。故未將出。天后曰。善。贈金帛。加秩二等。

千里急

陳懋仁泉南雜志云。城中一夕被盜。捕兵寔為之招。直巡兩兵。一以左腕。一以胸次。俱帶黑傷。而不腫裂。謂賊棍毆。意在抵飾。當事督責司捕。辭甚厲。余意棍毆處。未有不致命。且折。亦未有不腫且裂者。無之。是必贗作。問諸左右曰。吾鄉有草。可作傷色者。爾泉地云何。答曰。此名千里急。余令取搗碎。別塗兩人。如其處。少焉成黑。以示兩兵。兩兵愕然。遂得好狀。自是嚮道絕。而外客無所容矣。

按本草千里急。一名千里及藤生道傍。離落間。葉細而厚。味苦平。小有毒。治疫氣結黃瘡。蠱毒。煮汁服。取吐下。亦敷蛇犬咬。不入衆藥。此草可染膚黑。如鳳仙花可染指紅也。

京師指揮

京師有盜劫一家遺一冊。且視之。盡富室子弟名。書曰某日某甲會飲某地議事。或聚博狹娼云云。凡二十條。以白於官。按冊捕至。皆跣跣少年也。良以為是。各父母謂諸兒素不逞。亦頗自疑。及羣少飲博諸事悉寔。蓋盜每傾而籍之也。少年不勝榜毒。誣服。訊賄所在。浪言埋郊外某處。發之悉獲。諸少相顧駭愕。云天亡我。遂結案伺決。一指揮疑之。而不得其故。沉思良久曰。我左右中一髯。職養馬耳。何得每訊斯獄。執侍側。因復引囚鞠數四。察髯必至。他則否。猝呼而問之。髯辭無他。即呼取炮烙具。髯叩頭請屏左右。乃曰。初不知事本末。唯盜賂奴令每治斯獄。必記公與囚言。馳報許。酌我百金。乃知所發賍。皆得報宵。瘞之也。髯請擒賊自贖。指揮令數兵易雜衣。與往至僻境。悉擒之。諸少乃得釋。

成化中。南郊事竣。撤器。失金瓶一。有庖人執事瓶所。捕之繫獄。不勝拷掠。竟誣服。詰其贖。謬云在壇前某地。如言覓之不獲。又繫之。將斃焉。俄真盜以餅繫金絲。鬻于市。市人疑之。聞於官。逮至。則衛士也。招云。既竊餅。急無可匿。遂瘞於壇前。只捩取繫索耳。發地果得之。比庖人謬言之處。相去方數寸。使前發者稍廣咫尺。則庖人死不白矣。豈必養馬髯在側。乃可疑哉。訊盜之難如此。

耿叔臺

某御史巡按蜀中。交代亡其貲。新直指至。又穴而眩篋馬。成都守耿叔臺按察。胥隸俱更番。獨仍一饗人。亟捕之。直指恚曰。太守外不能詰盜。乃向吾卧榻梗治耶。固以請。比至。詰之曰。吾視血痕內出。非爾而誰。即咋舌伏辜。

張鷟

張鷟為河縣尉。日有一客驢。疆斷并鞍失之。三日訪不獲。告縣。鷟推勘急。夜放驢出而藏其鞍。可值五千錢。鷟曰。此可知也。令將却籠頭放之。驢向舊喂處。搜其家。得鞍於草積下。

李復亨

李復亨年八十。登進士第。調臨晉主簿。護送官馬入府。宿逆旅。有盜殺馬。復亨曰。不利而殺之。必有仇者。盡索逆旅商人過客。同邑人橐中盛佩刀。謂之曰。刀蟻馬血。火煨之。則刀青。其人歛伏。果有仇。以提刑薦。遷南和令。盜割民家牛耳。復亨盡召里中人至。使牛家牽牛。遍過之。至一人前。牛忽驚躍。詰之。乃引伏。

煨刀而得盜。所以貴格物也。然廬州之獄官不能決。而老吏能決之。故格物又全在問察。○太常博士李處厚。知廬州縣。有毆人死者。處厚往驗。悉糟。截灰湯之法。不得傷跡。老書吏獻計。以新赤油。繖日中覆之。以水沃屍。其必見。如其言。傷跡宛然。

向敏中

向敏中在西京時。有僧暮過村求寄宿。主人不許。於是權寄宿主人外車廂。夜有盜自牆上扶一婦人囊衣而出。僧自念不為主人所納。今主人家亡其婦人及財。明日必執我。因亡去。誤墮習井。則婦人已為盜所殺。先在井中矣。明日主人蹤跡得之。執詣縣。僧自誣服。誘與俱亡。懼追者。因殺之。投井中。暮夜不覺失足亦墜。賊在井傍。不知何人取去。獄成言府。府皆平允。獨敏中以賊不獲致疑。乃引僧。因問得其實對。敏中密使吏出訪。吏食村店。店嫗聞自府中來。問曰。僧之獄如何。吏給之曰。昨已答死矣。嫗曰。今獲賊如何。曰。已誤決此獄。雖獲賊亦不問也。嫗曰。言之傷矣。婦人者乃村中少年某甲所殺也。指於其舍。吏就舍中掩獲之。案問具服。并得其贓。僧乃得出。

前代明察之官。其成事往往得吏力。吏出自公舉。故多可用之才。今出錢納吏。以吏為市耳。今訪獄便鬻獄矣。况官之心猶吏也。民安得不冤。

錢藻

錢藻備兵密雲。有二京軍劫人於通州。獲之不服。州以白藻。二賊恃為京軍。出語無狀。藻乃移甲於大門之外。獨留乙鞫問。數四聲色甚厲。已而握筆作百許字。若錄乙口語狀。遣去。隨

以甲入。給之曰。乙已吐實。事由於汝。乙當生。汝當死矣。甲不意其給也。忿然曰。乙本首事。何委於我。乃盡白乙首事狀。藻出乙證之。遂論如法。

吉安老吏

吉安州富豪娶婦。有盜乘人冗雜。入婦室潛伏床下。伺夜行竊。不意明燭達旦者三夕。飢甚奔出。執以聞官。盜曰。吾非盜也。醫也。婦人癖疾。令我相隨。常為用藥耳。宰詰問再三。盜言婦家事甚詳。蓋潛伏時所聞枕席語也。宰信之。逮婦供證。富家懇免不從。謀之老吏。吏白宰曰。彼婦初歸。不論勝負。辱莫大焉。盜潛入突出。必不識婦。若以他婦出對。盜若執之。可見其誣矣。宰曰善。選一妓盛服輿至。盜呼曰。汝邀我治病。乃執我為盜耶。宰大笑。盜遂伏罪。

周新異政

周新按察浙江。將到時。道上蠅蚋迎馬首而聚。使人迹之。得一暴屍。惟小木布記在。取之。及至任。令人市布。屢嫌不佳。別市之。得印誌者。鞫布主。即劫布商賊也。

一日視事。忽旋風吹。異葉至前。左右言城中無此木。獨一古寺有之。去城差遠。新悟曰。此必寺僧殺人埋其下也。冤魂告我矣。發之。得婦屍。僧即款服。

按新南海人。由鄉科選御史。剛直敢言。人稱為冷面寒鐵。公在浙多異政。時錦衣紀綱擅

寵使千戶往浙緝事。作威受賂。新捕治之。千戶走脫。訴綱網構其罪。殺之。嗚呼。公能暴人。寃而身不免寃。死天道可疑矣。

吳復

溧水人。陳德娶婦林。歲餘。家貧傭於臨清。林績麻自活。久之。為左隣張奴所誘。意甚相愜。歷三載。陳德積數十金。囊以歸。離家尚十五里。天暮且微雨。德慮懷寶為累。乃藏金於水心橋第三柱之穴中。徒步抵家。而林適與張狎。聞夫叩門聲。匿床下。既夫婦相見。勞苦。因叙及藏金之故。比晨往。而張已竊聽。啟後扉出。先掩有之矣。林心不在夫。既聞亡金。疑其誑。怨詈交作。時署縣事者晉江吳復。有能聲。德為訴之。吳笑曰。汝以腹心向妻。不知妻別有腹心。拘林至。嚴訊之。林呼枉。德心憐妻。願棄金。吳叱曰。汝詐失金。戲官長乎。置德獄中。而釋林以歸。隨命吏人之黠者。為丐容。造林察之。得張與林私問慰狀。吳並擒治。事遂白。一云此亦廣東周新按察

浙江時事

彭城王澈

北齊高澄為定州刺史。有人被盜黑牛。背上有毛。澈乃詐為上符。若甚急。市牛皮。倍耐價值。使牛主認之。因獲其盜。定州有老母姓王。孤獨種菜二畝。數被偷。澈乃令人密往書菜葉為

字明日市中看葉有字。獲賊爾後境內無盜。

高潛 楊津

北齊任城王潛領并州刺史。有婦人臨汾水浣衣。有乘馬行人換其新靴馳而去。婦人持故靴詣州言之。潛召居城諸嫗。以靴示之。給曰。有乘馬于路。被賊刳害。遺此靴焉。得無親族乎。一嫗撫膺哭曰。兒昨着此靴向妻家也。捕而獲之。時稱明察。

楊津為歧州刺史。有武功人齋絹三匹。去城十里。為賊所刳。時有使者馳驛而至。被刳人因以告之。使者到州以狀白津。津乃下教云。有人着某色衣乘某色馬在城東十里被殺。不知姓名。若有家人可速取視。有一老母行哭而出。云是己子。于是遣騎追收。並絹俱獲。自是合境畏服。

柳慶

柳慶領雍州別駕。有賈人持金二十斤。寄居京師。每出常自執鑰。無何絨閉不異。而並失之。郡縣謂主人所竊。自誣服。慶疑之。問賈人置鑰何處。曰自帶。慶曰。頗與人同宿乎。曰無。與同飲乎。曰日者曾與一沙門再度酌宴。醉而晝寢。慶曰。沙門乃真盜耳。即遣捕。沙門乃懷金逃匿。後捕得。盡獲所失金。又有胡家被刳。郡縣按察。莫知賊所。隣近被囚者甚多。慶乃詐作匿

名書。多榜官門曰。我等共劫胡家。徒侶混雜。終恐泄露。今欲首伏。懼不免罪。便欲來告。慶乃復施免罪之牒。居一日。廣陵王欣家奴面縛。自告牒下。因此盡獲餘黨。

劉宰

宰為泰興令。民有亡金釵者。唯二僕婦在。訊之莫肯承。宰命各持一蘆去。曰。不盜者明。旦蘆自若。果盜則旦則必長二寸。明視之。則一自若。一去蘆二寸矣。蓋慮其長也。盜遂服。

陳襄

襄攝浦城令。民有失物者。賊曹捕偷兒數輩至。相撐拄。襄曰。某廟鐘能辨盜。犯者捫之。輒有聲。否則寂。乃遣吏先引盜行。自率同列詣鐘所祭禱。而陰塗以墨。蔽以帷。命羣盜往捫。少馬呼出。獨一人手不污。扣之乃盜也。蓋畏鐘有聲。故不敢捫云。

按襄倡道海濱。與陳烈周希孟鄭穆為友。號四先生云。

胡汲仲

胡汲仲在寧海日。有羣嫗聚佛菴誦經。一嫗失其衣。適汲仲出行。訟于前。汲仲以牟麥置群嫗掌中。令合掌繞佛誦經如故。汲仲閉目端坐。且曰。吾令神督之。盜衣者行數周。麥當芽。中一嫗屢開視其掌。遂命縛之。果竊衣者。